

NAVAL STRATEGY



海权战略

全面透析海权在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等
大国兴衰中的历史影响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land

[美]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著

BY A.T. Mahan

NAVAL STRATEGY



海权战略

**全面透析海权在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等
大国兴衰中的历史影响**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land

[美]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著 BY A.T. Mahan
简宁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权战略 / (美) 马汉著; 简宁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04-5278-9

I . ①海… II . ①马… ②简… III . ①制海权—海洋战略 IV . 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0127号

海权战略

作 者: (美)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译 者: 简 宁

责任编辑: 熊文霞 余守斌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69 千字 印张: 19.75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278-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作者自序

本书的内封书名为《与陆战原理相互比较和对照的海军战略》，这一书名点明了本书的主题。1889年至1911年间的各个不同时期我在海军学院讲授的讲稿即编为本书。

原讲稿最初的结构相当于有条理的论述，都颇为简短，即包括从第六章至第十二章的连续七章。编入本书后，由于时间的原因有些情况已发生变化，因此对这七章的某些细节之处做了修改，但原有的大体轮廓和设计仍为最初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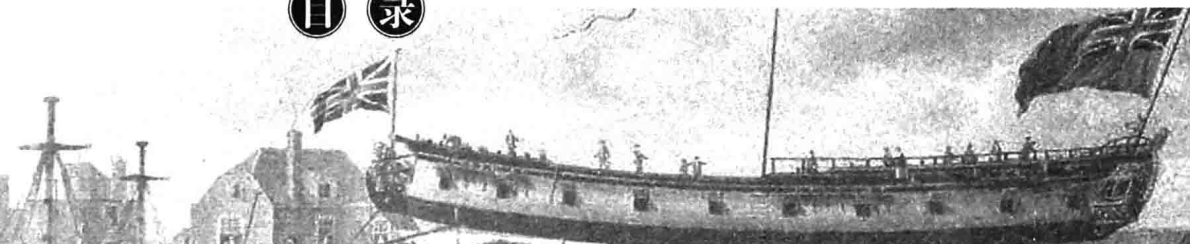
在此特别感谢《陆军联合杂志》（伦敦）的负责人和相关编辑，他们允许我将1893年发表于该杂志的一篇论文重新收入本书，此篇论文即为本书222页至224页的内容（系原书页码——译者）。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海军学院院长罗杰斯海军少将、学院院部麦卡蒂·利特尔海军上校不断给予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以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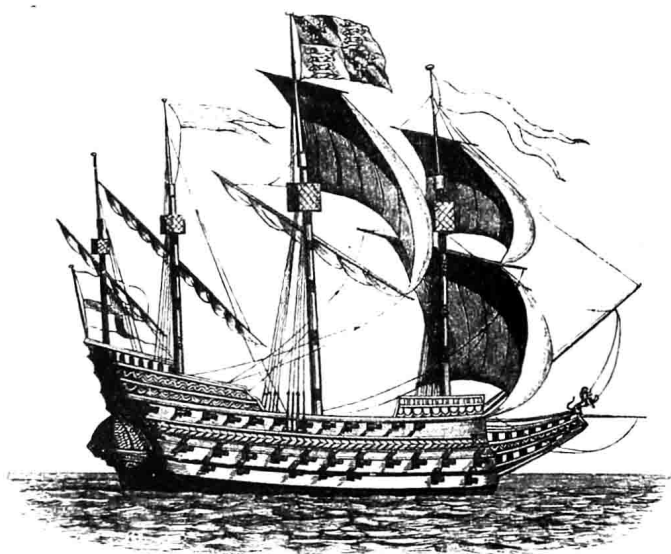
A.T. 马汉

1911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二章 史例述评.....	015
第三章 史例述评——以陆战为例说明集中.....	031
第四章 史例述评——以海战为例说明集中.....	045
第五章 史例述评——永久位置.....	057
第六章 基础与原则——战略要素.....	073
第七章 基础与原则——战略价值.....	093
第八章 基础与原则——战略线.....	115
第九章 基础与原则——远洋作战.....	135
第十章 基础与原则——一般作战.....	161
第十一章 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的战略形势.....	199
第十二章 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续）——结论.....	223
第十三章 日俄战争的研讨.....	253
第十四章 日俄战争的研讨（续）.....	271
第十五章 海岸设防同海军战略的关系.....	285
附 图.....	297



第一章
绪论



此部海军大学校务会议（1909 年）增订修正之海军战略讲义，其初稿完成于 1887 年，该年秋季开始使用，1888 年再次使用。此后由于海军部长惠特尼（Whitney）命令海军大学归并于鱼雷站，海军大学暂时解散，直至 1892 年特雷西（Tracy）继任海军部长，其才恢复独立建制，由此本讲稿才得以继续由本人及其他教官讲授至今。

在此期间，由于时代之演进，除增加有关的真实资料外，并未变更讲稿的内容及基本精神，完全侧重于原则的讲述。对于主要内容的说明，或以历史实例的记载，或以当前的政治情况，作为增订及修订的餐料，此后我仍应随时对其进行修正。过去每当一个想法出现，我便随手记录，但从未做有系统的修订，后经本校的创始人卢斯少将，以及现任校长梅里尔少将（Adm. Merrell）的建议，我才开始着手此项修订工作。

自初稿以至正式审订，历时 21 年，这就是由诞生到日趋壮大的时间。在此期间，正如以上所述，仅将特殊事件的发展加入本讲稿之内，目前所做的有系统的修订，基于复杂错综的时代，有感于环境的变迁，必将影响到战争的指挥。而此项显著的变迁，在表面上仍属于战略范围的需要。

海军战略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但也不是说在讲解和运用时，对于原理不可能有新的发现或新的方法。海军战略在运用上是求发展的，在理论上求进步的，它与自然科学相类似。就像电学，其原理就是永久不变的，但根据原理的运用，却在每个时代都有改良与进步的可能。这是由于

许多人从事研究和不断的实验，才使进步得以实现，而从我们军人的立场来讲，作战的经验，就是进步的来源。

就以某些作战武器的改变来说，从前在战术上最重要的“撞角战法”，现已无人过问；而另一方面，潜艇却已进步，鱼雷射程已经显著增大，无线电报也已问世。在1887年，鱼雷的有效射程仅有500多码，潜艇还在远久的理想中，尚未步入实现的阶段；而无线电报，更是大家闻所未闻之事。1886年我在美国海军大学（Naval Collge）第一次授课时，即曾指出，敌人舰队封锁美国海岸，比如在纽约（New York）、特拉华河（Delaware）和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的分遣舰队，可以通过海底电缆保持联络。（见《海权对历史之影响》一书，马汉原著第85页）但在目前，基于同样的目的，利用无线电便可获得更迅速、更可靠的功效了。

此外，潜艇的使用和鱼雷射程的增大，均使封锁者遭遇更大的危险，因而被迫停泊于更远之处。但是这些成果，并不会改变战略原理，却能影响战略的运用。举例来说，日本封锁旅顺的战列舰，分布在60里以外的长山列岛，一面对其进行监视，一面避免鱼雷袭击，同时还要在敌舰突袭时，立刻迎击。由于无线电的使用，可使东乡守候于锚地，并选择最短的路程以拦截罗日杰斯特文斯基（Rozhdestvensky）。但如果专门依赖巡逻舰的旗号或灯号传递情报时，就不得不接近敌人的航线，因此必将停留在海上，而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这些虽不影响传统的关于内线作战价值的战略原理，但却显著地改变其战略运用。正如若米尼（Jomini）曾说：“武器的改变，影响战略的运用，但不影响其原理。”

21年来不乏作战的经验和作战的专门著述。在经验方面，曾有三战战争：1894年中日之战，1898年美西之战，1904年至1905年日俄之战，每次均由海军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英国与非洲布尔人的诸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在表面上海军的作用虽不能和以上的战争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形势之中，英国海军力量超过任何反英力量的总和，因此英海军未发一弹，也可确保英国的海权，并由此才使得英国海上的必要运输通行

无阻。我们再看最近，英国人因德国海军所取得的发展而产生的激动情绪，就可以知道英国在此后数年就像战争即将来临那样焦躁不安。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料，正处于发展之中的海军战略何时才会过时。

现在有一个显著的实例，来证明海军战略正当抬头发轫之际，就是我的讲演稿首次问世后所引起的关于海军部署情形的变化。大家都记得 21 年前美国舰队的部署情况：当时分为欧洲舰队、亚洲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这并非美国的特殊情况，而是军事的普遍现象。这本来就属于军事防御，相当于一种警察制度，十分确切；因为当时的部署，就是形同警察式的配置。美国及其他国家分别将军舰零星地散布在世界每个角落，正如警察被分配在各岗位，而不是运用军力的作战组织。

目前，军事上的集中代替了过去军事的分散。这一重大变化，是将海军战略应用于实际情况的结果。但所谓变化，我必须再次重申，海军战略原则是不变的。只不过是从经验和检讨上获得进一步解释而已。人类的心理是倾向于或者确切地说，是恢复到我们前辈所惯用的观念和做法上去。我们的前辈是直接从战争中去学习，然而后来人们缺少良好的规范和指导，这些观念和做法已经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现在之所以恢复旧观，一则是以上几场战争的经验，一则也是国际局势的显著变迁。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毫无疑问，是对海洋和制海在战时产生的后果的估价。最后对海军价值的认识产生了持续的思想演变，于是才形成运用海权的重要性。

运用海权，就是海军战略，无论是运用于平时还是战时。不过有系统地研究海军战略，则是以美国海军大学为开端。过去也曾出现不少海军战略，那是在战事过程中，具有天才和常识的人们，往往紧握制胜之道。总而言之，海军战略也和海军战术一样，以获取制胜之道为目的。不过在无事之时，一般人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为此，才有美国海军大学的创设，以保持经常的有系统的研究。即便该校毫无成就，只要海军军官们能够充分认识到，不管平时或战时，把舰队实力分散是不合理的，就已证明海军大

学有存在的价值了。美国参谋本部认为舰队分布在两大洋是不明智的，就是深受该校历次演习的影响。至如 1909 年美国参议院建议总统，将分布两洋的舰队合并为一，以取得海上均势或决定性的优势。因为舰队分散在东西两岸，每一面海洋的美国海军实力相对于该地其他国家的海军，势必处于劣势。这就表明，老百姓和政治家都需要懂得海军战略的基础知识。因为海军的“集中”原则，就是海军战略的 ABC，就像希腊文的 AB 产生了其他的字母而成为英文字母一样。海军战略的集中原则就是获得战果的基础。拿破仑所谓的“目标专一就是成功的秘诀”，目标专一的意义就是集中信念于一个目的，于是才有信念的集中、决策的集中和军力的集中。因为当人精神信念集中之后，物质也将集中而来，互为因果。

海军战略的永久性，从以下三个史例可以证明。虽然这些事例发生的时间相隔甚远，表面情况亦完全不同，但其中的共同原则却是一样的。

（一）百余年前，纳尔逊最后一次返英，当时朝野对于考尔德（Calder）统率的舰队对抗敌方优势舰队，极感焦虑。惟纳尔逊观感不同：“我敢大胆断言，当他们（指敌人）把考尔德击败之后，他们在本年内将不会成为英国之患。”纳尔逊的意思是，敌人和考尔德如果相拼而同归于尽，英国尚有后备兵力可以控制战场。

（二）90 年后，1892 年海军大学校务会议上，关于海军废舰的问题，我有机会引用当时非常正确的舆论，即“关于所谓废舰，据外国专家的表示，认为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当新的军舰都被击溃之后，谁能调用最大数量的后备旧舰，谁就可获胜”。

（三）1909 年 3 月，英国议会为了德国造舰竞争问题，而引起激烈的辩论。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三年后，德国无畏舰的数量将追上英国。虽然对其辩论后果判断不一，但却认为这是对英国的最大威胁。惟首相在辩论结束时，曾坚决宣称，虽英德的不畏舰在数量上可能相等，但占绝对优势的英国第二线舰艇，将仍能控制海面，因为当双方无畏舰同归于尽之后，不论谁胜谁败，均将暂时退出战场，而后备兵力将发挥作用。我认为这一宣

称是完全正确的。

从以上三个史例的共同结论，可获得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应在决定线上保持优势的兵力。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以最大的兵力首先到达假想的位置。这就是集中，具有时效的集中，从战略 ABC 扩展到 DEF。上面指出，后备兵力具有决定因素的价值。后备兵力，如果在数量和位置上预有正确部署，就可在胜败的紧要关头，拥有最大的兵力，制敌先机，且可在决定的战役中收获集中之效果，此为保持数量优势的许多方法之一。但每种方法均应适应其特有的机会，由于重视后备兵力，使旧舰过早作废，应该得到明智的限制。此项措施，从战果来衡量，确是具有战略性的。当初日俄战争，俄国如能正确地把握到其后备兵力的性能并加以运用，并不为将海军理解为“要塞舰队”的观念所限制，则俄舰队在旅顺之役，就应如 1805 年纳尔逊的毅然出战，以旅顺舰队拼死一战，为其后备兵力辟一通路。至此，日本已无后备兵力，俄国却有，即便东乡能将旅顺舰队击溃，他将限于到此为止的地步，于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可安然前进了。但是俄国的对日作战，等于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所以俄国之败，那些负责国家重任的要人，应负其责，而不是一般无知的民众。此后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 Zegovina）为奥地利所吞并，仍是由于俄国的当政者们不能善保国土。五年来，俄国海军积弱不振，使德国减去东部威胁，助其成长，于是在东西两半球引起了国际的巨大纷争。

仅靠原理的收集，或是历史的借鉴，虽对专家们在其危急的瞬间可供参考选择不无裨益，但对一个缺乏经验的生手却不用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不能体验战事实况的人，精于原理只是外表的，最后还是不能支持内心之领会。纳尔逊曾谓：“哥本哈根（Copenhagen）之役的战事，在外行人看来远比实际更可怕。”这是坦白的个人经验之谈，也是直接从实际工作中获得的用以判断情况的心得。法国人称此种心理为瞬间的领会——“灵感”。拿破仑说：“战场上最愉快的灵感，不过是一种回忆而已。”这证明

史例的价值，而史例就是经验的记录。无论此回忆为别人的经验，还是自己的经验，总是过去的重想，但因为熟习的缘故，虽不会经常地存在，仅于危急瞬间，凭突然之思考紧急运用的。

这两种理论，微有不同。纳尔逊重视经验的价值——经验可创造历史——主张发挥迅速而确切的判断情况的能力。拿破仑重视历史的前例——历史即经验的记录——在危急之际，可产生特殊的灵感。前者是普遍的，后者是特殊的。科贝特（Corbett）在名著《七年战争》中，曾提到沃尔夫（Wolfe）在任慕僚时期，每详论当时的军事行动，以保存其实际经验的记录，留作日后统率大军的参考。因此，凡是注意记录本身经验的人，对于史事的观察，必定也有同样的爱好。1864年当波特（Porter）的舰队在红河因潮退而搁浅时，幸亏其部下曾有处理同样难题的经验，才建立拦坝，增高水位，得以脱险。这是经验和回忆的结果，而不是突然的灵感。

原理和实例相辅而生，缺一不可。深明原理之人，一眼就能看出实例及其价值。卢斯少将（Adm.Luce）在其战略论中，引用吴士礼勋爵（Lord Walseley）研究南北美战争的格言：“在这些小规模战斗的全程中，我最惊异，昔日的古老战争原理竟无例外地获得最高权威。”他并举出两例说：“这两次战役全部失败，好像早就预料到一样。”在另一方面，深明原理的人，在其首次遭遇的战役中就可以把握实例的作用，因此将原理看得更切实，有了更好的理解。一个被火灼伤的孩子，必更能了解火能燃烧的原理。可是一个大人，只要看到别人烧伤的身子，就可以获得教训。也有不少人，眼见别人不幸，甚或毁灭，而毫无所学，这是因为不明白不幸的根源从何而来。不是看不出何处违反了规则，就是错用了原理，因此到自己亲临其境时，就手足无措了。

如日俄战争，俄国是败于它的舰队分隔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两地。但四年之后，美国的参议院仍通过议案决定将舰队分隔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俄国人是因轻视集中的原则，虽其全部实力占优势，但每次都是调动迟缓而实力薄弱。美国人不知前车可鉴，仍是粗心地将国家前途置于危险的

境地。

因此，军事研究的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因为研究就是将各种事变和事件进行理智的观察，以便获得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原理。这是科学的办法，实例愈多，观察的数量愈多，评定也愈确实，因此过去的事，对我们有很大的贡献。所谓历史就是实例的记录，从实例中找出原理供我们使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继往开来，将昔日的收获引用于目前的环境。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均依其对于原理的从舍而注意其结果。

自从我的讲稿问世之后，在海军军官中确实引起了对于事实和史料的关注，并因此搜集了不少过去未加整理的材料而加以研究。我在 1892 年海军大学复校时，对于此种进步曾表明如下：“不只 1886 年至 1888 年我留此之时，以及此后的四年间，我曾继续致力于国内外重要军事书史的收集，并详阅其内容。凡是有关海战技术的记载，我都订购以充实学校图书馆，其结果就是现在陈列于楼下书架上的那些海战战术的著作。其中将近半数是属于帆船时代海战的名著，从保罗·霍斯特（Paul Hoste）到肖帕尔（Chopard）。但有关海军战略的书籍，除散见于杂志的零星论述之外，尚无正式论著，仅有 1890 年科洛姆上将（Adm Colomb）出版的《海战》不失为一名著。至于推论海军战略原理，只有以陆战战略为参考了。”

有关海军战略的书，21 年来实在说不上有何进步。就是正式研究陆军战略的写作，虽其历史较为悠久，但依然有限。至于够标准的，就更稀少了。在一般国家之中，除了写作之外，对于研究的兴趣倒是蓬勃发达。舰队部署的合理化，就是在证明海军战略思想的普遍进步。同时各国海军学校也在课程中列入这项研究，各国海军当局也时时对海军战略加以考虑。1904 年 8 月，英国国会明令调整海军行政问题，特别指明海军第一大臣（The First Sea Lord）负责海军战略工作。

在专门论述中，曾引起广泛的足以表现此项研究的兴趣。以我熟读的英法书籍而论，像法国的达里厄（Darrieus）和达夫吕伊（Daveluy）合著的三本专论，以及英国朱利安·科贝特有关历史之研究——我极为赞赏其

《英国在地中海》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两书，我认为在 30 年前，不可能产生此书，殊非过分之言。不能产生的原因，并不是没有可用的材料，也不是无人去运用资料，而是没有引起普遍的研究兴趣，因此人才和资料不能配合。德国在海军思想上的活跃，我是能感觉到的，从该国在军事科学上的进步可以预料其成就。我经常以不懂德语而深感遗憾，而且年龄太大已不能再去学习。

众所周知，美国海军大学的创设，卢斯少将倡导与促成的功劳最大。推动他热情提出并坚持这项要求的理由虽多，但其主要动机，却因亲历南北战争，目睹海军行政部门缺乏军事判断能力。如正面进攻查尔斯顿港（Charleston）的结果，耗费数月的时间、数百生命和数百万的金钱，仅将萨姆特要塞（Fort-Sumter）击毁。但南部邦联的旗帜仍飘扬于废墟之上，城市虽被轰击，但仍巍然屹立，当时参加攻击者有陆军，有海军，卢斯即为其中炮舰舰长。下面为其自述联军谢尔曼将军（Gen.Sherman）率军自亚特兰大（Atlanta）赶往萨凡纳（Savannah）增援的情形。

现将卢斯海军少将的描述直接引述于下：

我从炮舰“楠塔基特”号（Nantucket）调往“庞蒂亚克”号（Pontiac），并于 1865 年 1 月 5 日向萨凡纳城驻防的谢尔曼将军报告我所担任的在萨凡纳河与陆军协同作战的任务。

“在总部报到时，谢尔曼将军安详地用地图指示出自萨凡纳向北进攻的计划。斯洛克姆将军指挥左翼陆军部队在萨凡纳城上游 40 里处的“姊妹渡”（Sister's Ferry）架设浮桥攻入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炮舰“庞蒂亚克”号的任务即为保护浮桥，不令来自奥古斯塔城（Augusta）的南军破坏。“当我立足该地之时（那时大部分地方均被水淹）。”他说，“那些人就得退出。”继又以对海军军官们说话的轻松口气称，“你们海军在查尔斯顿港外，和敌人相持已有三年之久了，待我进抵南卡罗来纳，我将切断其兵站线（交通线），则查尔斯顿港将成为一个已熟的梨子为你们所攫获。”事实果然如所预料的一样。

“在聆悉谢尔曼将军详细地指示军事情况之后，我才突然领悟，这才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好将领！并由此获得某种基本原理，将成为一般的军事行动的基础，无论战事的进行是在陆上或在海上。”

“谢尔曼将军离开波卡塔利戈（Pocataligo）后，统率大军向哥伦比亚城进发，轻取该城之后，查尔斯顿的敌军才立即撤退。当时是1868年2月17日，恰在罗亚尔港（Port Royal）被攻下的第三年。罗亚尔港是南卡罗来纳州水路的前进据点，以该港为依托才可以向查尔斯顿港进行正面攻击。”

我为修正讲稿，曾细心阅读有关30年来海军思想变迁史实记载的书籍，其中两本英文书，两本法文书，由达里厄和达夫吕伊所著，一边去搜集史例，一边像我尚未发表的准备讲稿的方法一样，先研讨以建立原理，再举例进行说明。修润加强，使原理具有生动的内容，进而使其继续不断地进行正确的发展。除尽量适应法文的表达习惯外，也显示对历史的喜爱，正如达夫吕伊所说：“以经验所集成的历史，如加以精细研讨，将发现许多变动不定的因素进入战争，因为历史再不完全也不致遗漏它们。”历史就是真实的写照，也是一个推理方法——这就是说，当一个人深明真理的基本之后，将不受历史的限制而独创其本身的体系。这一推理方法是有选择倾向的。换言之，历史昭示的因素是完整的，但推理为求其精微，常把修正它的事项遗漏了，谢尔曼将军也有同样的见解，他曾向我表示，他对模拟战持怀疑态度；他以为在既定的过程中，并不能把变动不定的因素加进去，如疑惧，如某种道德上的牵制，都可能影响军事行动。

忠实的历史是完整的，但如全部搬来运用，将无法避免其他影响。只有本身具有原理的见解，才可以把握历史，以为己用。为此，我才认识到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以及我自己的讲稿，已经成为研究诸如科贝特的著作的必要的参考资料。科贝特成为海陆军历史专家，得益于其参照既成的原理，来探讨他提出的课题。就我的亲身经验来说，就是以历史作为军事记录来加以研究。我最初编写历史教程这部讲稿，就是依据若米尼所

著的《战争艺术》和《法国革命战争史》两本名著，后来便以《海权对于历史的影响》为书名来出版。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归纳出海军战略的理论体系，逐渐修改成为在这里宣讲的这部讲稿。历次的修订和增补，都只补充例证，而不改变原理，知识在运用上可能有些更新。

我深信在此绪论中，已将原则和史例之间的关系，解说得很清楚。两者都是一般的良师，合而为一，才是一个完整的指导。史例比原理可靠，因历史是行动的记录，所以较为实际，并且是实际经验的故事。不过我们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个人的经验，而要以许多人们给予的知识为根据。请把握好你们的原理，然后把史例拿来对其进行充实。

最后，我希望各位注意科贝特的见解，我将在适当的机会将其举例加以运用。但我在此所引用的，乃是海军战略思想中最重要的因素，经常不仅为人所忽略且还加以否定，这就是：在一切军事计划中，我认为注意国际局势才是非常重要的事。就以眼前之事为例，一旦德国计划中的海军造舰规划完成，它的海军将远远优于美国，除非美国提高现有的造舰速度并增强造船设备，否则必要时，门罗主义靠什么来保障？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如何维持？这两者自然都以海军舰队为后盾。

假定一切都以军事力量为对比，问题自然简单。谁有优势的海军，谁就可以控制国际局面。但是军事问题之外，尚有政治问题夹杂其间，于是问题就较为复杂了。作为政府的军事顾问，必须具有衡量国际大势的眼光。一面针对本身的劣势，一面设法引用外力，压迫假想敌人，以解救本身的弱点，如此才称得上是一个够格的专家。因此每一个海军军官均应随时注意国内外的时事，并考虑到自己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政府的军事顾问，以便于在任何一种情势之下，均能以正确的世界性眼光使局势转变为有利。

我认为，军事原理之一，即为政治形势，应包含于军事计划之中。现以德国和美国同其他各国的政治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一原理。例如：德、奥两国的密切合作，使德国对俄施以压力，并轻视英法的态度，另外又公开承认奥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我目前还无法详细解释德国这

一行为的意图，但我却可以指出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此即，假定一旦德国将其舰队横渡大西洋来一次冒险的尝试，欧洲其他国家同它的关系，究竟能够坐视它的野心到何种程度？假如我们没有舰队，德国无疑敢于一试。假如我们与德国的舰队舰只数量比为 9:10，德国将不敢一试了，因为不管我们的抵抗结果如何，德国将无余力来应付欧洲的局面。此外，太平洋沿岸的美国公民，假如将我们的对日关系置诸战争状态，或只造成紧张的局势，则此种敌对态势也会增强德国舰队的威胁。在我们以门罗主义为基础的长期对英争议当中，我们进行不断的努力，终于在十年前签订了《海—庞斯福特条约》（Hay-Pauncefote Treaty）。这是门罗主义的一个胜利，到上月（1911 年 5 月）门罗主义已正式为英国外交部所承认。在整个这一时期，我们的海军与英国相比都处于劣势，有时简直相差悬殊，但终于胜利，是何缘故？我们是否也有同样有利的条件和新兴起的海权国进行竞争呢？假如我们同德国发生纠纷，英国将取何种态度？反过来说，一旦英国同德国发生纠纷，我们将取何种态度？

科贝特认为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行动力量，是由于老皮特这个大人物（Pitt the First）整个地掌握了海陆军和外交的大权。他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调节，并使其合作一致，由此一致的行动，使它们相互支持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钦慕之余，环顾本国，深知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个有力之人来达成此目的，而是需要数人的合作。这数人包括政治家、陆军军人和海军军人。同时，为了使他们便于合作，彼此之间应彻底了解相互掌握的情况。此项原则，在最近（1911 年）英国帝国会议中已获得极大重视。当时英政府对出席英国帝国国防委员会秘密会议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的部长们，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并考虑全体（指加、澳、新等）与大英帝国有关的共同权益，在这些共同权益中，最重要的是帝国国防；而组织防务，一般认为应依赖对于国际形势的共同认识。过去海陆军作战的不协调，与其说是由于互相猜忌的自私心理所造成，毋宁说是缺乏共同的认识。因此，为充分实施战争的准备和计划，陆海军人均应